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112學年度語文競賽「國語朗讀」題目

| | | |
|---------------|------|-----|
| 一、適人·適位·適用 | 李繼孔 | P1 |
| 二、資源與人生 | 黃文雄 | P2 |
| 三、叢林醫生史懷哲 | | P3 |
| 四、匆匆 | 朱自清 | P4 |
| 五、杏黃月 | 張秀亞 | P5 |
| 六、春 | 朱自清 | P6 |
| 七、雨中行 | 王鼎鈞 | P7 |
| 八、珍珠與眼淚 | | P8 |
| 九、畫家之路 | 劉其偉 | P9 |
| 十、不要讓籃子空著 | 趙雲 | P10 |
| 十一、名利 | 易君左 | P11 |
| 十二、曾經相遇 | 槓涵 | P12 |
| 十三、三十歲以後 | 林文義 | P13 |
| 十四、如果麥子不死 | 林清標 | P14 |
| 十五、人生以快樂為目的 | 吳淡如 | P15 |
| 十六、船 | 亮軒 | P16 |
| 十七、人格者 | 林清玄 | P17 |
| 十八、美麗的繭 | 徐志摩 | P18 |
| 十九、山居 | 徐志摩 | P19 |
| 二十、鹿港斜陽 | 尤增輝 | P20 |
| 二十一、寂寞 | 楊喚 | P21 |
| 二十二、家 | 盧克彰 | P22 |
| 二十三、蚌的啟示 | 布魯斯巴 | P23 |
| 二十四、準備 | 黃文範 | P24 |
| 二十五、潺潺溪流門前過 | 顏福南 | P25 |
| 二十六、惜福 | 任真 | P26 |
| 二十七、美麗的「不要緊！」 | 陳白 | P27 |
| 二十八、藍蝴蝶 | 林清玄 | P28 |
| 二十九、雨花石 | 馮菊枝 | P29 |
| 三十、野草 | 夏衍 | P30 |

時代遞變，潮流所趨，環境也在轉型，這一切似乎來得太快，而令人有些措手不及。

當然，觀念上與以往亦有所不同，從前，人們——尤其自命清高的知識分子，對於本位和功利主義，一向嗤之以鼻；當前，卻到處充斥、蔓延，一些受人不齒的急功貪利之舉，一時間膨脹得成為一種唯恐落於人後的流行。

早些年前，一位亦師亦友的長輩，每每告誡說：「先把事情做好，讓『位子』等你去就，不可只顧先找個『位子』，再去想如何把事情做好。」年輕氣盛之際，目空一切，何嘗把這些話放在心上？

閱歷和思想，隨著年歲逐增漸長，仔細琢磨師長的心長語重，頗有感悟、感觸與感慨。

「勝任愉快」原是一句常掛在嘴邊的成語，一位朋友並藉此而引伸出一套他的哲理：「勝任愉快的是一流人才，其次是勝任不愉快，不勝任且不愉快的是末等人。」

乍看之下，這段話不無文字遊戲之嫌，細細思索品味，也有所體認。做事情實在不必衡量計較其大小，只要合乎自己的志趣，能發揮才幹、才能、才識，就是勝任愉快；反之，如果只想追名逐利，玩權弄術，個人得失成敗事小，一旦損及團體，甚至陷社會、國家於不利之境，那才令人痛且惡之，為時已晚。

有人說：「適當的人，做適當的事，發揮適當的功能」可不是麼！

二、資源與人生

黃文雄

人與生俱來有時間和健康的生命資本，也有意志力、勇氣、創造力和活力的無限精神泉源。

人自出生就不斷由外界吸收、學習和累積經驗，儲備能力，彌補弱點，以增益其所不能。由外界攝取的營養資源種類越多，數量越大，品質越高，能力就越強；使人由貧乏而充實，由脆弱而茁壯，使人成為地球上生物的主宰。

然而，時間是生命最無情的主人，也是生命中最忠實的僕役；人無法永駐青春，精力不可能取用不竭；生命資本正如地球上的能源，浪費和透支祇有加速這些儲能的耗盡。珍惜並善用有限資本成為充分必要的科學及藝術。

汽油可以發動引擎，產生動力，但因使用方法和習慣的不當，會造成人為的浪費；同時，也因摩擦和燃燒的自然過程而產生極大的損耗。汽油能量中祇有百分之二十的小部分達到最後作功的目的，其餘百分之八十就因為這些原因，帶來可奈何和無可奈何的驚人損失；科學家就不斷研究、改善其中問題，以善用寶貴能源，使之發揮最大功效；人生歷程大致如是：盡其在我，求真求善。

儘管人的生命僅具如山的有限資本，但可從自己及外界獲取似水的無限資源；有山有水使生機盎然，產生無限活力。

佛家告訴我們：自淨其意。

儒家告訴我們：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人祇是滄海一粟；人生短暫無常，世事沒有絕對和必要；帶幾分天真，有幾分俠氣，留幾分人情，造幾分雅興；用一點慧心，盡最大努力，發揮潛能和情意，帶給生命一點意外的驚喜和感動。不辜負此生的山和水，也就達到生命的權利和職責了。

三、叢林醫生史懷哲

史懷哲是德國的後裔，出生在法國。他從小就很有同情心，也喜歡幫助別人。他在大學求學時，看了一篇關於非洲的報導，知道當地非常缺乏醫療資源，便決心要當個醫生，以實際行動幫助有需要的人。三十七歲取得醫生資格不久，就趕往中非的蘭巴倫行醫。

當時非洲大陸一片蠻荒，除了毒蛇猛獸，還有各種可怕的傳染病。史懷哲不畏辛勞，動手把一間老舊的雞舍改為診療間。雖然設備十分簡單，但是他很高興的說：「我的病人終於有地方可以遮陽避雨了！」

史懷哲心想：要改善當地的醫療環境，一定要興建醫院。但是當地居民生活散漫，總是把收入花費在煙酒上。他們還常常「順手牽羊」，把看上的東西拿走。史懷哲身兼數職，一方面得充當建築師，監督醫院的工程進度；另一方面還得當老師，教導他們正確的生活觀念。經過千辛萬苦，醫院終於落成了。在醫院裡，史懷哲完成了第一個外科大手術。病人在清醒之後，眼神充滿著疑惑與感激——他本以為自己一定會和別人一樣，只能在劇烈的腹痛中等待死神的到來。當病人確知自己真的逃過一死後，緊緊的握住史懷哲的手，又激動又感謝。就這樣，史懷哲在鬼門關前救回了無數生命，他的仁心仁術，因此傳遍了整個非洲。

史懷哲將一生奉獻給非洲，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還被關進了法國的戰俘營，一度身染重病，但他還是念念不忘他的病人，戰爭結束後，又返回蘭巴倫繼續工作。史懷哲發現：戰爭遠比疾病來得可怕。所以只要有機會，他就四處演講，除了幫醫院募款，也倡導和平與尊重生命的理念。這種崇高的博愛情懷，讓他在西元一九五三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受到世人的推崇與肯定。

四、匆匆

朱自清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是有人偷了他們吧；那是誰？又藏在何處呢？是他們自己逃走了吧；現在又到了那裡呢？

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虛了。在默默裡算著，八千多日子已經從我手中溜去；像針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裡，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裡，沒有聲音，也沒有影子。我不禁汗涔涔而淚潸潸了。

去的儘管去了，來的儘管來著；來去的中間，又怎樣地匆匆呢。早上我起來的時候，小屋裡射進兩三方斜斜的太陽。太陽他有腳啊，輕輕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然跟著旋轉。於是……洗手的時候，日子從水盆裡過去；吃飯的時候，日子從飯碗裡過去；默默時，並從凝然的雙眼前過去。我覺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時，他又從遮挽著的手邊過去。天黑時，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從我身上跨過，從我腳邊飛去了。等我睜開眼和太陽再見，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著面嘆息。但是新來的日子的影兒又開始在嘆息裡閃過了。

在逃去如飛的日子裡，在千門萬戶的世界裡的我能做些什麼呢？只有徘徊罷了，只有匆匆罷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裡，除徘徊外，還賸些什麼呢？過去的日子如輕煙，被微風吹散了；如薄霧，被初陽蒸融了，我留著些什麼痕跡呢？我何曾留著像游絲樣的痕跡呢？我赤裸裸來到這世界，轉眼間也將赤裸裸的回去吧？但不能平的，為什麼偏白白走這一遭啊？

你，聰明的，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

五、杏黃月

張秀亞

杏黃色的月亮在天邊努力的爬行著，企望著攀登樹梢，有著孩童般的可愛神情。

空氣是炙熱的，透過紗窗——這個綠色的罩子，室中儲蓄了一天的熱氣猶未散盡，電扇徒勞的轉動著。桌上玻璃缸中的熱帶魚，活潑輕盈的穿行於纖細碧綠的水藻間，鱗片上閃著耀眼的銀光，——這是這屋子中唯一出色的點綴了，這還是一個孩子送來的，他的臉上閃爍著青春的光彩，將這一缸熱帶魚放在桌子上：「送給你吧！也許這個可以為你解解悶！」

魚鱗上的銀光，在暮色中閃閃明滅，她想，那不是像人生的希望嗎？閃爍一陣子，然後黯然了，接著又是一陣閃光……，但誰又能說這些細碎的光片，能在人們的眼前閃爍多久呢？杏黃月漸漸的爬到牆上尺許之處了，淡淡的光輝照進了屋子，屋子中的暗影挪移開一些，使那冷冷的月光進來。

門外街上的人聲開始嘈雜起來，到戶外乘涼的人漸漸的多了，更有一些人湧向街口及更遠的通衢大道去，他們的語聲像是起泡沫的沸水，而隔了窗子，那些「散點」的圖案式的人影，也像一些泡沫：大的泡沫、小的泡沫，一些映著月光的銀色泡沫，一些隱在黝暗中的黑色泡沫，時而互相的推擠著，時而又分散開了，有的忽然變大了，閃著亮光，有的忽然消失了，無處追尋。

忽然有個尖銳而帶幾分嬌慵的聲音說：「月亮好大啊，快照到我們的頭頂上了。」接著是一陣伴奏的笑聲，蒼老的，悲涼的，以及稚氣的，近乎瘋狂的：「你怕月亮嗎？」玻璃缸中的熱帶魚都游到水草最密的方向去了。街上的嘈雜的人語聲、歡笑聲暫時沉寂了下來。誰家有人在練習吹簫，永遠是那低啞的聲音，重複著，重複著，再也激揚不起來了。月亮也似仍在原來的地方徘徊著，光的羽翼在到處撲飛。門外像有停車的聲音，像是有人走到門邊……她屏止呼吸傾聽著。

六、春

朱自清

盼望著，盼望著，東風來了，春天的腳步近了。

一切都像剛睡醒的樣子，欣欣然張開了眼。山朗潤起來了，水長起來了，太陽的臉紅起來了。

小草偷偷地從土裡鑽出來，嫩嫩的，綠綠的。園子裡，田野裡，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滿是的。坐著，躺著，打兩個滾，踢幾腳球，賽幾趟跑，捉幾回迷藏。風輕悄悄的，草綿軟軟的。

桃樹、杏樹、梨樹，你不讓我，我不讓你，都開滿了花趕趟兒。紅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裡帶著甜味，閉了眼，樹上彷彿已經滿是桃兒、杏兒、梨兒！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鬧著，大小的蝴蝶飛來飛去。野花遍地是：雜樣兒，有名字的，沒名字的，散在草叢裡，像眼睛，像星星，還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楊柳風」，不錯的，像母親的手撫摸著你。風裡帶來些新翻的泥土的氣息，混著青草味，還有各種花的香，都在微微潤溼的空氣裡醞釀。鳥兒將窠窠安在繁花嫩葉當中，高興起來了，呼朋引伴地賣弄清脆的喉嚨，唱出宛轉的曲子，與輕風流水應和著。牛背上牧童的短笛，這時候也成天在嘹亮地響。

雨是最尋常的，一下就是三兩天。可別惱，看，像牛毛，像花針，像細絲，密密地斜織著，人家屋頂上全籠著一層薄煙。樹葉子卻綠得發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時候，上燈了，一點點黃暈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靜而和平的夜。鄉下去，小路上，石橋邊，撐起傘慢慢走著的人；還有地裡工作的農夫，披著蓑，戴著笠的。他們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裡靜默著。

天上風箏漸漸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裡鄉下，家家戶戶，老老少小，他們也趕趟兒似的，一個個都出來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擻抖擻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

七、雨中行

王鼎鈞

從東面的街上可以望見小樓，從西面的街上可以望見小樓，從南面北面的街上都可以望見小樓。

四條街圍成四邊形，樓在中央，她住在樓上，為此，我在四條街的街心鋪滿了腳印。

遠遠望著小樓，望著滿滿一樓窗燈光，我走一圈又一圈，走一圈又一圈，走過無數無數。

每當樓上漲滿燈光時，我覺得，我是在茫茫海上朝燈塔行駛的一艘船。

我是跪在教堂裡，朝著燭光，默默祈禱的信徒，燭光沾得我滿眼滿眼，滿腔滿腔，滿頭滿頭。那麼遠，那麼微弱的光，卻能夠照亮我的生命，使我望見天國。

這天天氣不好，忽然下雨。可是，我不知道業已下雨。我忽然發覺祇是全身已溼，已經溼透。我手押還拿著傘呢？可是，我已忘記那是一把傘。

我拄著傘柄，在雨中漫步，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

每當我仰首望樓時，雨水沿著我瘦長的頸子直瀉而人，蛇一般穿進，沿胸滑下。

我忽然興奮極了，我覺得，此刻真正像是一艘風雨中的歸舟，破浪之聲，驚天動地。

等我低下頭來，望見躁急的雨點敲打在水泥地上迸出來的水渦，渾圓，中心稍隆起，形狀像一個斗笠。十幾萬個這樣可愛的小東西密密麻麻排了個滿街滿地，像花紋奇異的大地毯。這是為我鋪設的豪華地毯，為我來見她而鋪在地上，鋪滿每一平方尺。

八、珍珠與眼淚

舊小說中常見這樣的形容句子：「那眼淚就像斷線珍珠般的滾落下來。」可說是非常形象化的。白居易有詩云：「莫染紅素絲，徒誇好顏色。我有雙淚珠，知君穿不得。」尤其婉曲而且富於想像力。阿拉伯的詩人則把故事編得更美了。他說：當牡蠣出現在海灘邊欣賞月光時，天上正在哭泣的仙女，一滴眼淚落進牠的心臟，便變成了一粒珍珠。（這個仙女是否鵲橋上會牛郎的織女呢？）

其實珍珠的形成，過程是非常艱苦的。原來是一粒砂子或寄生物，偶然侵入牡蠣殼內，牡蠣為了要排除這粒障礙物，就蠕動著柔軟的身體，極力要把它擠出殼去。同時由於不停的蠕動，就分泌出一種透明的液體，卻把障礙物包圍起來。蠕動愈辛苦，分泌液體愈多，障礙物被包圍得愈厚。久而久之，分泌液凝結起來，變成了一顆晶瑩的珍珠。這正像人的眼睛，如果一粒砂子侵入時，一定會淚珠兒紛紛而下，非把刺激物排除出去不止。

由此看來，將一粒粒的珍珠來比一滴滴的眼淚，是再恰當也沒有了。而且從詩人們淒艷的筆下，使我們深深領悟到，生命的歷程是多麼悲苦，卻又是多麼壯麗！牡蠣如不為努力排除障礙，就不會產生光澤的珍珠。眼睛如不為排除砂子，就不會有那麼多淚水來洗滌。美國女作家奧爾柯德說：「眼因流多淚水而愈益清明，心因飽經憂患而愈益溫厚。」中國三十年代的一位女作家也說：「雨後的青山，好像淚洗過的良心。」真是深深從生活中體認出既淒惋又美麗的名言。我相信每個人心靈中都應當有一粒珍珠，它就是排除困難的毅力與智慧。這粒珍珠是隨著人的年齡、學識與修養而逐漸長大，逐漸變得更晶瑩圓潤的。

想起母親一生飽經憂患，可是她總是默默地含著帶淚的微笑。在我印象中，母親的笑容美得有如清晨帶露的玫瑰。

在課堂，或從讀者的來信中，常常向我提出一個類似的問題——怎樣才能把水彩畫好？

無疑地，也上才子無多，如果要把畫畫好，正如天下沒有一件事，無一不是經過千錘百煉，下一番苦功才能得來。學習水彩，在入門時期，因為水彩的媒體要比其他媒體難以控制，往往一經下筆，就令人心灰意冷，甚至令人不敢回頭。可是一幅水彩的成功，猶比做人，如你有抱負，要看自己是否立下了決心。一件事情的成敗，全由自己塑造出來。

尤其是學習藝術——繪畫和音樂，你該盡一切可能，首先學習「專心」；如你真正要把工作做好，除了養成這個習慣外，實別無他途。

養成專心的習慣，最好的開端，便是撇開無謂的交遊，孤獨自處。版畫家秦松曾經說過一句非常感人的話：「唯有在寂寞中完成的創作，才是真實的藝術。……藝術生於寂寞，而死於浮華。」

藝術家寧肯忍耐一生寂寞，不就一時浮華，才能踏入藝術的真境。在寂寞中，你才可以經常思考，專心創作。記得莎士比亞曾把詩人、畫家、情人、和瘋子列為同一種族。「瘋狂」就是「專一」，這便是你要成為藝術家所必須遵守的信條。

除「專一」而外，「讀書」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凡一幅成功的作品，大都從思想中創造出來。一幅崇高的作品，給予觀眾的不僅僅是「美」，其最難能可貴者，實予人以一種難以言傳，祇能神會的感動、雅淡、與空靈。

繪畫中實際和理論、技巧與精神，是必相輔而行，如果要把生命賦予在你作品之中，它的力量，唯有從讀書中才能陶冶出來。

十、不要讓籃子空著

趙雲

沙灘上撒滿了閃亮的貝殼，像是掉了一地的繁星。

那孩子撿起一個貝殼看看，隨手就把它丟棄。他已經尋找了一個下午，始終沒有找到他心目中那最美麗，最稀罕的貝殼。

夕陽把海和天渲染成一片深深的紫。他的友伴們快樂的哼著歌兒，提著滿滿一籃子的貝殼。只有他仍孤獨地拖著長長的影子，在海灘上茫然地找尋。海浪喧嘩的捲上來，洗去了他印在沙上的小小足跡，他手中的籃子仍然空著。

這是小時候聽到過的故事，已記不清孩子們撿拾的到底是貝殼還是別的。但這故事蘊含的哲理卻常常使我深思。那孩子心目中最美麗、最稀罕的貝殼，象徵著人們心中一個懸空的目標。在人生的海灘上，晶瑩璀璨的貝殼散布在我們的四周。然而，當我們被那唯一的、懸空的目標所眩惑，我們將如那孩子一樣，無視於海灘上閃亮如繁星的貝殼，也失去了撿拾貝殼過程中的樂趣。

當別人快樂的哼著生命之歌，提著充實的籃子走向歸途時，那一心嚮往著要找到最完美貝殼的人，將悵惘地提著空的籃子，拖著長長的身影，在夕陽中孤獨地尋找。

心理學家艾利克森在他的人格發展學說中，認為人們在五十歲左右，將會回首檢視已走過的人生，如果在過去的發展階段得不到滿足，他將對這一生感到失望，往前看去，已經時不我予，頗有不堪回首的意味了。從其他方面來看也是如此，散布在我們四周的貝殼也許不是最完美，最珍貴的，但它們是實在的。經過了細細的挑選，撿起來，在海水中把它洗得閃閃發亮，然後輕輕地放進籃子，一點一點的裝滿，內心的愉悅和滿足也隨著一點一點的升起。

以前乾隆皇帝下江南，路過鎮江，特登金山遊覽，問一老和尚道：「和尚！你看前面大江之中，風帆片片，碧天無際，煙波浩淼。你知道這江上來來往往的有多少風帆？」那老和尚定一定神，悠悠地答道：「陛下：依貧僧所見，只有兩張帆。」乾隆有點奇異，便問道：「怎麼只有兩張帆？」那和尚答道：「一張帆為名，一張帆為利。」乾隆便在那老和尚的左肩袈裟上一拍，笑讚道：「好一個為名為利！」

大概在忙亂中看不出忙亂，必須在閒靜裡才能領悟到一點真正的人生。奔馳在皇后道德輔道和彌敦道的人們，一般說來，不外乎為名為利，像金山老和尚所答的一樣。只是忙亂決不足以解決人生。名韉利鎖反而是人生的桎梏。一般說來，不為名，即為利。名成利就，像是人生的安慰。但人生真正的安慰果是名與利嗎？古詩人的名句：「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若是為名，到自己身後也就完了。

記得以前路邊的茶亭上有一副對聯：「為名忙，為利忙，忙裡偷閒，喝杯茶去；勞心苦，勞身苦，苦中作樂，拿壺酒來。」忙裡偷閒雖然不一定喝茶，苦中作樂雖然不一定飲酒，但一個人的生活總不該那麼的忙與亂，總得要閒一點，靜一點。這樣，人生在無邊的苦惱中，才能獲得一點真正的樂趣。人生當然是求樂的，不是求苦的。但苦中能作樂，忙裡能偷閒，確是住在都市的人們的一服清涼劑。

問題就在，住在都市的人們，為物質生活所勾引，那高度物質生活就像一大羣魔鬼，盡量隔開你和神的境界。酒綠燈紅，輕歌曼舞，此是一鬼窟。玉宇瓊樓，雕梁畫棟！此是一鬼窟。狗經馬經。波經乜經，此是一鬼窟。以大吞小，假公濟私，此是一鬼窟。大都市中，鬼窟多於牛毛，處處都是陷阱，而人們目迷五色，耳聾八音，行屍走肉，頤指氣使，早已成了一個魂飛魄散的軀殼，墜入陷阱尚不自知，甚至甘之若飴。難怪天下人皆罪人也！

十二、曾經相遇

葉涵

拿到新學期的課表時，才發現沒能繼續教你們，心中十分錯愕。

一直很喜歡你們的淳樸真誠，也真的如人飲水，點滴在心頭；在和你們相處的這一年裡，因為你們的天真爛漫而倍覺生命的莊嚴喜悅，值得期待。

我最引以欣慰的是你們肯於受教。有一次，有個男生在發完考試卷，等不及檢討，就執卷前來，干擾進度，我有些不高興，說：「你難道就不能等檢討過後，再來計較分數嗎？非得如此占用大家的時間嗎？」他默默退卻，下課後立刻過來道歉，坦然認錯的舉止，也讓我大為稱讚。

班上並不是每個同學的功課都好，可是，大致上都能彼此鼓勵，力求上進。忠和的根柢稍弱，然而，每次他的作業都抄寫得端正整齊，上課時睜著大眼，認真的學習，你們也都盡力幫助他。只要肯努力，總是有進步的。大家能同窗共讀，何嘗不是有緣呢？定當如手如足，相互扶持，以共赴美好的未來。

很高興在你們初進國中時就能認識你們，你們的單純，讓我覺得特別有趣。每當下課，你們就飛快跑到教室旁的樹蔭下去踢毽子或跳繩，直到上課鐘響才回來。有一次，上課時，我們就曾看到枝桠上高掛著一件藍色的夾克外套，在風中微微地搖晃。「看！是誰的外套？」大家都忍俊不住，迷糊的主人才慨然夢醒，趕忙跑出去領回……。

實在不能說我們情深緣淺，畢竟上天給了我們一年的相處時光。想想在這個世界上，有多少人 and 我們竟連一照面的因緣都不可得，相形之下，我們已稱得上幸運了，你們的本性善良，循規蹈矩，都讓我更多了一分疼惜的心情，我相信，其他的老師也一樣會喜歡你們。

讓我們記取曾經相遇時所有歡愉的過往吧！而在我的回憶裡，你們的可愛，一如天使，永難磨滅。

不知道三十歲以前的日子是怎麼過來的？

激情的愛戀，理想的堅執，不馴的理念，似乎都是三十歲以前可以去盡情揮霍的。有時候覺得仗著自己的年輕、意氣，有很多事是可以獲得原諒的。

譬如愛情：似乎只是許多少年之夢的堆砌，那些個浪漫並且詩意的青春日子，海風，燭光，情書，淚水……卻缺乏實質的根柢，一經觸及現實的殘酷，就如一面明鏡為堅硬的錘子所敲擊，留下一地的細碎。現在想及當年的誓言，甚麼永遠不渝，甚麼海枯石爛，徒然成為空言。

譬如理想：當年堅持一個藝術家的夢，並且以此自期一生；幾年下來，只獲得了一些內心的異常悲涼與愴痛。一位名叫侯金水的雕刻家，一直到三十五歲才獲得某種肯定，而我們學院裡的藝術教授們依然有很多人對他嗤之以鼻。柏楊先生說社會待他很薄，他回報給我們的卻太多。我讀到侯金水的日記，為之傷楚不已。他一再被排斥，被拒絕，並且窮苦潦倒，臺灣的藝術家就註定要這樣嗎？

譬如理念：一直沒有變遷的，就是自己堅持的理念：「對自己忠實，對友伴誠摯。」這是我至今仍奉為圭臬的一份自我的信條。但如此自奉並不能使自己免於別人的中傷或嫉忌，甚至連我視為多年好友的，都會因人性裡的嫉忌而在黑暗處向我放出冷箭。我失望，但不絕望，我仍然堅持「對自己忠實，對友伴誠摯」的理念，永不變易。

三十歲以後，最可珍惜的，該是真摯的朋友，他們都是或多或少歷經生命某種波折、熬鍊，但卻不輕易向邪惡、愚昧低頭，我常常可以從他們那些在平凡中所顯示的不凡智慧裡得到許多的生命啟示。無論在現實的事物裡蒙受多少傷害、誣陷、挫折，我常以真摯的朋友們自我期許，因為我可以學習到更多，以彌補自己在德智上的不足。

三十歲以後，朋友是我真正的收穫，以及引領。

十四、如果麥子不死

林清標

一粒麥子不埋在土裡，仍舊只是一粒；

若是埋在土裡，雖然犧牲了，卻可結出許許多多的子粒來。

如果說，生命是一溪流水般的行板，你將以怎樣的曲調來譜成？是羽聲的雄渾，還是變徵之音的悲涼？生命之於人生，並不是一則數學方程式，你沒有辦法用一加一等於二的公式去套出另一個生活的模子；甚至於邏輯觀念的運用，也只能用來詮釋，而不是預測或掌握、控制你的未來。當生命的履歷表上戳印著你人生的軌跡時，你能以「好」、「壞」這種二分法來蓋棺論定嗎？

一朵花存在的意義，只是延續另一個自然的現象，而一個人存在的價值，卻是在於理想的建立到達成目的的過程，經由這些步驟，一個人才能無愧無悔地交出這張填滿生命意義的表格。當荊軻和著易水的寒風，引吭唱出「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的悲壯情懷時，對於生命，他的選擇是求仁，而且得仁；「只要有下層階級，我就同儔；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流；只要獄底有遊魂，我就不自由」這擲地有聲的誓言，是勞工領袖戴布茲對生命所允諾的權利與義務——如果一個人不能掌握生命的契機，而一味汲汲於這十丈紅塵的是非，終其一生，也只是荒塚一堆，與草木同朽罷了。

一粒麥子，如果只堅持自身的完整，那麼，它仍舊只是一粒，如果它能犧牲自己，將會孕育出千千萬萬個子粒來。生命，不也是如此嗎？只要你能執著於鵠的的過程與步驟，且不吝於自身的奉獻與付出，生命，將會供給你所需要的答案！

西塞羅說：「瞭解生命真諦的人，可以促使短促的生命延長。」真是一句好話！

十五、人生以快樂為目的

吳淡如

討好別人，使你找不到自己生命的真正指標。著名的心理學家容格曾經如此分析：

「我的病人之中有三分之一以上，在醫學上找不到任何病因，他們只是找不到自己生命的意義，拼命自憐而已。」

我們該自愛，但自憐可就不是好東西；該對別人好，但一味討好，恐怕沒有人認為該真正尊敬你。

我少年時期，就認識一個非常在乎別人看法的人。那時候我很喜歡在星期天上教堂，因為教堂的音樂總使我心情舒爽。但這傢伙未免有點討厭，他雖然眉清目秀，待人也非常客氣，卻總是每隔幾個禮拜，就要發給同年齡的人一份問卷。你會給我打幾分？你認為我的優點是什麼？有哪些缺點值得改進？

這人勇於自我檢討的精神也許值得嘉獎，但他看見問卷回籠後，卻屢屢變得更不快樂。試想，別人在白紙黑字上誠實的寫下你的缺點，除非聖賢，誰會真的開心？

看過他那麼不開心之後，過幾個禮拜，他再發問卷給我，我乾脆昧著良心給他一百分，缺點欄下填：無！

沒想到他並不因此而高興，他把我拉到一旁，指責我不是個誠實的朋友：「我從妳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得出，妳並不認為我十全十美，既然這樣，妳為什麼口是心非的給我一百分？」

「因為你實在很煩！」年輕氣盛的我，衝口而出。

這時，牧師走了過來，聽了我們的爭執之後，微笑的對他說出一句妙語：

「下一次，不要再麻煩你的朋友為你打分數，請上帝為你打分數吧！」

依稀記得有人說過，人類最早都是住在水邊的，那麼，喜歡船，大概也是遠古相傳的根性之一了。

船越小越迷人。記得最清楚的船，竟是遙遠的童年中的一葉扁舟。多半的時間，都泊在門前的一顆柳蔭下，那條小河，不知道是哪一條河支流的支流的支流，寬僅丈餘。河的對岸是不見邊際的水田。河水太靜了，浮萍生得一層又一層，用柳條子都撥不開來，跨下三兩級青石板砌成的渡頭，就可以邁上這一條擺在凝碧中的小舟。夏天，太陽再大，也曬不到它，只餘得金光點點。船拴在樹幹上，划出去的本領當時卻沒有，只能抓牢一把垂柳，輕輕的來回盪幾盪，看那些挨著船緣的萍草，散了又聚，聚了又散。有時什麼也不做，悄悄的躺在船裡，聆聽隱身在柳枝裡的蟬鳴，結果就那麼沉沉的睡著了。在小船上很容易睡著，即便是這麼一道極小的支流，也接連著大海潮汐的脈搏，總有點輕微的起伏，彷彿母親的胸脯。

小河很曲折，通到什麼地方，從來沒有乘這條小船出去過，不得而知。每次看到別人興高采烈的划著槳搖出去，周折迴轉中漸漸的小了，笑聲也漸漸的遠了，總禁不住對連接著小河的遙遠世界充滿嚮往之情。

差不多的小船，曾經跟隨在長輩身邊坐過，好像很窄，窄得兩隻手可以分別搭在船緣兩側。船身雖小，喫水却很深，趴在船邊，鼻尖幾乎都可以觸到水面。船上有槳，也有竹篙，因為河道在水田間轉折，所以用篙撐一撐田壠也就行了，用槳的機會很少，水真是清得可以，船首掠過，經常驚動了原來潛藏在岸邊水草叢裡的游魚，大大小小黑灰色偶爾閃動著鱗光的影子，箭一般的四下裡迸射開去。一個孩子就可以那麼一直趴在船頭，看水草依依的舒緩著手臂衣帶，看游魚你爭我奪，一直趴到自己的口水都滴到河裡。

一位從年輕時代就以幫人按摩維生的盲眼阿婆，一直住在小鎮的郊外，有一天她帶著積蓄到鎮裡找水電行的老闆。

「陳老闆，可不可以在我家前的路上裝幾盞路燈？」阿婆說。

水電行老闆感到非常吃驚，說：「阿婆，您的眼睛看不見，裝路燈要幹什麼？」

「從前，我住的地方偏僻，沒有人路過，所以不覺得有裝燈的必要，加上那時生活苦，也沒有多餘的錢裝燈。現在我存了一些錢，而且從那裡過的人愈來愈多，為了讓別人走路方便，請您來幫忙裝幾盞燈吧！」阿婆說。

陳老闆聽了很感動，只收工本費來為阿婆裝路燈。

盲眼阿婆要裝路燈的消息，第二天就傳遍了全鎮，所有的人都被阿婆的善心感動了，主動來參加裝燈行動，大家紛紛捐錢，熱烈的程度超過想像。因為每個人都在心裡想著：「盲眼人都想到要照亮別人，何況是我們這些好眼睛的人呢？」

結果，阿婆家外的路燈不但全裝起來了，馬路擴寬了，通往郊外的木板橋也改成水泥橋，連阿婆的木屋都被用磚頭水泥重砌，成為一個又美麗又堅固的房子。

盲眼阿婆作夢也沒有想到，只是因為小小的一念善心，竟使得整個小鎮都變得光明而美麗，並且燃燒了大家心裡的火種，在那裝燈鋪路的一段日子裡，鎮上的人活得充實而快樂，知道了佈施使一個人壯大而尊嚴，充滿人格的光輝。

後來，盲眼婆婆死了，但是在那小鎮上，每個人走過她家前的馬路，立即記起那小屋裡曾住過一位偉大的人，一代一代過去，家長總是以盲眼婆婆的愛心作為教育孩子的典範，使得那小鎮許多年後還是一個滿溢愛心的小鎮，少年孩子走過盲眼婆婆的路燈下，在深黑的夜裡，沒有不動容的。

十八、美麗的繭

讓世界擁有它的腳步，讓我保有我的繭。當潰爛已極的心靈再不想作一絲一毫的思索時，就讓我靜靜回到我的繭內，以回憶為睡榻，以悲哀為覆被。這是我唯一的美麗。

曾經，每一度春光驚訝著我赤熱的心腸。怎麼回事呀？它們開得多美！我沒有忘記自己睜在花前的喜悅。大自然一花一草生長的韻律，教給我再生的秘密。像花朵對於季節的忠實，我聽到杜鵑顫微微的傾訴。每一度春天之後，我更忠實於我所深愛的。

如今，彷彿春已缺席。突然想起，只是一陣冷寒在心裡，三月春風似剪刀啊！

有時，把自己交給街道，交給電影院的椅子。那一晚，莫名其妙地去電影院，隨便坐著，有人來趕，換了一張椅子，又有人來要，最後，乖乖掏出票看個仔細，摸黑去最角落的座位，這才是自己的。被註定了的，永遠便是註定。突然了悟，一切要強都是徒然，自己的空間早已安排好了，一出生，便是千方百計要往那個空間推去，不管願不願意。乖乖隨著安排，回到那個空間，告別繽紛的世界，告別我所深愛的，回到那個一度逃脫，以為再也不會回去的角落。當鐵柵的聲音落下，我曉得，我再也出不去。

我含笑地躺下，攤著偷回來的記憶，一一檢點。也許，是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也許，很宿命地直覺到終要被遣回，當我進入那片繽紛的世界，便急著把人生的滋味一一嚐遍。很認真，也很死心塌地。一衣一衫，都還有笑聲，還有芳馨。我是要仔細收藏的，畢竟得來不易。在最貼心的衣袋裡，有我最珍惜的名字，我仍要每天喚幾次，感覺那一絲溫暖。它們全曾真心真意待著我。

十九、山居

徐志摩

作客山中的妙處，尤在你永不須躊躇你的服色與體態；你不妨搖曳著一頭的蓬草，不妨縱容你滿腮的苔蘚；你愛穿甚麼就穿甚麼；扮一個牧童，扮一個漁翁，裝一個農夫，裝一個走江湖的吉卜希，裝一個獵戶；你再不必提心整理你的領結，你儘可以不用領結，給你的頸根與胸膛一半日的自由，你可以拿一條這邊艷色的長巾包在你的頭上，學一個太平軍的頭目，或是拜倫那埃及裝的姿態；但最要緊的是穿上你最舊的舊鞋，別管它模樣不佳，它們是頂可愛的好友，它們承著你的體重，卻不叫你記起你還有一雙腳在你的底下。

這樣的玩頂好是不要約伴，我竟想嚴格的取締，只許你獨身；因為有了伴多少總得叫你分心，尤其是年輕的女伴。……平常我們從自己家裡走到朋友的家裡，或是我們執事的地方，那無非是在同一個大牢裡從一間獄室移到另一間獄室去，拘束永遠跟著我們，自由永遠尋不到我們；但在這春夏間美秀的山中或鄉間你要是有機會獨身閒逛時，那才是你福星高照的時候，那才是你實際領受，親口嘗味，自由與自在的時候，那才是你肉體與靈魂行動一致的時候。

朋友們，我們多長一歲年紀，往往只是加重我們頭上的枷，加緊我們腳脛上的鍊，我們見小孩子在草裡、在沙堆裡、在淺水裡打滾作樂，或是看見小貓追牠自己的尾巴，何嘗沒有羨慕的時候，但我們的枷，我們的錶永遠是制定我們行動的上司！所以只有你單身奔赴大自然的懷抱時，像一個裸體的小孩撲入他母親的懷抱時，你纔知道靈魂的愉快是怎樣的，單是活著的快樂是怎樣的，單就呼吸、單就走路、單就張眼看、聳耳聽的幸福是怎樣的。因此你得嚴格的為己，極端的自私，只許你體魄與性靈，與自然同在一個脈搏裡跳動，同在一個音波裡起伏，同在一個神奇的宇宙裡自得。

二十、鹿港斜陽

尤增輝

在現實潮流的衝擊之下，今天的鹿港已經變成一捲發霉的彩紙，但昔日的光輝即將褪盡，甚至在一般人的生活裡，也快要淪為「被遺忘的小鎮」了！上了年紀的人，由於鄉土觀念的深重，總會緬懷鹿港過去的輝煌，並以出身於文化古常為榮，可是眼睜睜的看到中落的鹿港，已被許多暴發戶般的新興鄉鎮排擠到角落，只能敬陪末座的看人登臺表演，又感到無可奈何！

曾幾何時，鹿港的一切繁華猶如一場春夢，消逝於無情的歲月之中；日後除偶然見到三五漁舟點綴在蒼茫暮色之中，昔日片片飛帆的情景已成明日黃花！

佇立鹿港街頭，聽不到一聲火車的汽笛鳴聲，看不到張亮的紅燈綠燈；如果要買醉，請不要到鹿港，因為這裡根本沒有酒家、茶室；而僅有的四家小旅館，也因為客人稀少，設備簡陋，顯得格外冷清；偶爾，在夜晚的鹿港街頭，會出現三兩個外來的江湖郎中，在涼風中吆喝一陣之後，終因受不了冷清的場面，不消一夜的功夫，就將鋪蓋捲走了！

鹿港雖然由繁華趨於頹敗，由絢爛歸於平淡，而它確是本省文化的先驅；在現實的工商社會裡，它的破磚老屋雖然不討好，但它卻足以投映出一個輝煌的文化與本省淳厚的民情。開臺三百餘年，先民所遺留下來的古蹟，除卻臺南一地，要算鹿港最多，而臺南因隨時代的進化一直在更變中，甚多古蹟或已面目全非；幾乎被遺忘的鹿港，在發展上呈現遲滯狀態，因而在現代的潮流上，仍然保留著早期的街道面貌。

在這古老的鎮上，處處可以見到殘老的街隅、斑剝的飛簷、宏偉的寺廟、特殊的建築、以及那麼濃厚的鄉土味。行腳其間，在發思古幽情外，當使吾人油然而生起對先民的敬意，與歷史情感的珍惜。那麼，在這蒼老的鎮上，我們將到那裡去找尋昔日痕迹呢？

二十一、寂寞

楊喚

當別人在張羅著怎樣過年的時候，我一個人懷著異樣孤獨的心情，漫步街頭，隨著急湧的人流，我竟走進擁擠不堪的菜場。那裡到處播散著一種混合的腥臭、污濁的氣味和漲潮般的嘈雜。看著那些蔬菜和魚肉，我陡地竟有一個中年人的心情。我竟想：假如我是一個女人的丈夫，幾個孩子的父親，在今天應該買些什麼，燒一餐可口的好菜？

現在，我怕，我怕寂寞真的會吞噬了我，但我對著它又是束手無策，它像是一個貪婪的傢伙，想喝盡了我的血。不論你走到那裡，坐在那裡，一種空虛、寂寞之感便在你的心頭升起，像一隻殘酷的大手，在向我亂抓。我更怕別人忘我的歡喜，和爽朗的大笑，因為那一片生命的騷動，會緊逼著我，逼著我面臨一座絕峭的懸崖。

真像一隻豬！有時我自己想著，想著，便黯然了。沒有一點顏色，不，是蒼白的，癱瘓的日子，我一如病在牀上的人，永遠爬不起來，又饑，又渴。想看書，我想拓展一下精神的領域。但我只有這樣，將永遠是這樣了嗎？

我被困在寂寞的峽谷裡。

沒有出息的我，又在想了，想那些我嘗得溫暖的日子。因為現在苦得很，回憶倒總會給你一點慰藉的，可是當你從回憶裡轉回頭來的時候，會更加沉重起來。

嘆息，嘆息，我是怎樣的改變了啊。我真有些不認識自己了。你說這可憐嗎？感傷，不，不只是感傷，我也煩躁，也憤怒。

我做夢似地，常常想望著有一份偶然的欣喜。但這偶然的欣喜又會從那裡來呢？我的心頭已張開著一張貪婪的大口，想吞噬什麼，一如虐待了我的寂寞那樣。

二十二、家

盧克彰

有人把「家」形容為「枷」，也有人視「家」若「枷」，這是一種很可悲的想法和看法，也許很多家庭變故的肇因由此生。

家與枷，音同，而其義迥異。

枷是拘束身體自由的刑具，多以鐵器或木材為之，一個人上了枷，他的行動就被限制住了。就某些觀點看，這頗與家相似，一個人有了家，就不能再像當光棍時那樣，隨心所欲地跑野馬了。

家的外殼建築材料，固然多為金屬或木材，但其精神構架則為互尊、互愛、互諒，其整體能顯現出來的氣象是和諧、安詳，與乎一股欣欣融融的暖流。假使沒有這些內涵，那麼它的存在，又何啻於枷！

倫理、道德，乃為人類天性上的責任，有時毋寧是一種艱困痛苦的負荷，但這並不是沒有代價的，問題是我們應該採取怎樣一個角度去看。取而不舍，可能就是一切不快因素的結果。

以我個人來說，我們兩大一小的三口小小家，十多坪大的小小房子，屁股那麼大的一點小小庭院，就覺得十分的適意與滿足。在感覺上，我們擁有的天地之寬敞，何止整個世界、整個宇宙！

是的，我們在共同生活中，難免有時也會彼此牴觸，但我們都能彼此容忍；我們深深了解，愛不是「肆志」而是和諧，只有在和諧中，才能體會出愛的情味。

自從我們遷居到這郊外的山卡裡之後，訪客幾已絕跡，「門前冷落車馬稀」並不令我們寂寞，反而使我們有更多的時間單獨聚在一起。我們也很少出門，「但見樹木，不見人頭」，何嘗不是清福呢！

要說「家」就是「枷」，那麼，我們十分樂意背負這個繞著幸福、快樂的「枷」。

二十三、蚌的啟示

布魯斯巴

忍受著不適與痛楚，漸漸地，蚌把一粒砂子變成了晶瑩圓潤的珍珠。這種有著粗糙外殼的軟體動物，實在包含著珍貴的啟示。

砂子雖小，微不足道，但是卻給蚌帶來麻煩，既不舒服又痛苦。蚌卻包容著它，漸漸地，小砂子竟變成了珍珠。對蚌來說，排不去的砂子既然存在，痛苦實屬必然，與其消極地苦惱，不如拿出有建設性的作為來改變它，結果就是一粒珍珠。不適感消除了，而且成為蚌最有價值的一部份。

其實我們人類生存的處境也有類似的地方。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而且真愛難求，真情難覓，如果太容易得到，我們往往也習以為常，不知珍惜。一次兩次的挫折，能夠使我們看清什麼是我們真正想要的，讓我們更了解自己，也更了解對方。有一句話說：「讓愛來告訴你：你是誰？」我們甚至也能從愛的挫傷中體會愛的本質，這種感受和體會，可以使我們無怨無悔。

不管是我愛的人不愛我，愛我的人我不愛，相愛不能相守，相守卻要分離，或者有緣無份，有份無緣，種種情愛的苦惱，都是因為我們太在乎了，並且一直在同一個地方打轉，無法遺忘。如果我們相信時間把我們的一切都帶走了，沒有理由不相信時間帶不走我們的憂傷與煩惱。過去既然有美好的事物，未來豈能說完全不可能？如果我們能用更寬廣的心去包容，並且把它轉化成我們心中的一股力量，結果一定會大大的改觀。

童子軍的三條守則中，使我一生受用不盡的一條便是「準備」。

任何行動都要作一些必需的準備，行遠與登高，都需有一番整備工夫，帶一些必携的裝具，才作使行程愉快。不過，近年來生活進步、科技發達、通信便利、購置方便，使許多人漸漸忘記了「準備」工作的重性。以致有人早春登山，只穿拖鞋夾克，挾帶一條麵包，不料突然遇到寒流來襲，竟釀成了山難；還有人興沖沖闖家開車出遊，居然在鄉間道上油盡拋錨，前不巴村，後不巴店，枯候了半天，才有路過的車輛施救，雖然安然無恙，卻也打斷了興頭，只得到了經驗。

家喻戶曉的「朱子格言」中，便有「宜未雨而綢繆，勿臨渴而掘井」，便教導我們居家處世，很多事情都要豫為之備。在治事上，「有備無患」，更是我國自古相傳的名言。歷代的名臣賢相多能有「處變而不驚」的素養，便由於他們不但對國家的大事作了物質上的準備，心理上也把各種可能最惡劣的情況預加逆料，早有了因應的方針，是以能斷必先「慎謀」，便是這個道理。

我在多年的治譯工作中，更深刻體會到，準備的工夫非常重要，但要多識蟲魚草木鳥獸的名稱，還要努力吸收社會中的諸多資訊。多讀固是一種途徑，但「多備」工具書也是必需的手段。我常常詫異，有些修外文的年輕朋友，居然對「聖經」一無所知。那日後在翻譯上，難免就要吃盡苦頭，大栽筋斗。

二十五、潺潺溪流門前過

顏福南

過慣了臺北車水馬龍的日子，搬來臺中幽靜的鄉下，生活起了很大的變化。充斥耳邊的不是轟隆轟隆的引擎聲，不是忙碌的蹣音，而是潺潺的小溪輕唱，落葉翩翩點綴，好像走入一幅圖畫。

水遠遠的流過來，蜿蜒成一條細細的溪流，好像母親伸出柔軟的手，輕輕拍撫著農田和果園。溪流的上游，可以看見一朵一朵白色的野薑花，一頭老牛靜靜的躺在河邊，不久野薑花飛上了牛背，仔細一看，原來是白鷺鷥。更多的白鷺鷥飛來了，低低的，遠遠望去好像長了翅膀的野薑花。

靜靜的溪水好像O的果凍，水面上倒映著樹和山，藍藍的影子是夾心果粒，這是夏天最清涼的薄荷口味。附近的孩子喜歡在溪邊扮家家酒，他們巧妙的把青草綴成一條項鍊，柳枝彎成小小的拱門，牽牛花是新娘的捧花，快快樂樂的在溪邊拜堂辦喜事。這些遊戲一代傳一代，從來不用口語相傳，溪邊是童年織夢的舞台。

溪水愛唱歌。清晨露水未乾，初醒的夜間上點點圓露，輕輕走過，總有一兩個露了的音符掉入溪裡，當麻雀在電線杆上唱著五線譜時，一滴兩滴的露水也喚醒了溪水潺潺的歌聲，多嘴的風也來湊熱鬧，穿梭在溪邊林間，紛紛落下的竹葉是觀眾的掌聲，好一場美妙的演奏。

太陽露出了笑臉，當他的足跡停留在水面時，風也停止了，所有的花兒、小草都靜悄悄的，等著讓陽光染紅他們的小臉，於是，每一天溪邊都會長出更多璀璨的紅花綠葉。陽光慢慢吻遍溪邊每一個角落，花兒的笑容更加燦爛，水草悠閒的躺在河面享受日光浴，陽光穿越溪水，一閃一閃的波光似魚鱗，哇！魚兒游來了，他們快樂的成群結隊和太陽約會。

二十六、惜福

任真

生活離不開衣食住行育樂。今日科學發達，許多物質可以化腐朽為神奇，化無為有，變少為多。人類拜科學之賜，大大改善了物質生活，大部分地區的人，若非天災人禍，約可分多潤寡，以有餘補不足，使生活日趨富足。

然人的慾壑難填，除物質享受之外，還有統治、駕馭他人的野心，特別是一些政客，不要和平要戰爭，不要安祥要暴亂，把許多無辜的人捲入戰禍與饑饉之中，令人仰天莫告。也有些物質主義者，縱情享樂，虛浮奢靡，不顧他人、不管未來，到處煽風點火。薰風所及，社會擾攘，正義不彰，真是人間不幸。

人類最基本的生存目的，是在追求安定與不虞匱乏的生活。這種生活，需要人與人的和諧相處與個人長久工作點滴的累積，才能建立；其過程繁複，其成果需要時間，凝聚成全，並非易事。就因其不易，所以我們特別需要善加珍惜。

曾文正公說：「有勢不可使盡，有福不可享盡。」用在生活中，中道而行，才符合天道人道，這也是「惜福」的意思。畸輕畸重，都將失之偏頗。

生活水準之高低，因沒有一定標準，各人可按所能所好安排，但「知足」，卻是快樂生活的基本因素。

我們何其幸運，生活在這樣一個美好的時代。對於這樣的福分，宜當珍之愛之，不斷澆灌，就像要讓大樹紮根，頂戴陽光，吸收雨露，正當生長，此不祇為自己，也好為子子孫孫，創造更美好的環境。

二十七、美麗的「不要緊！」

陳白

我遇到一個美麗的盲人。

他住在臺灣頂南端的一個小漁村；每天，用腳底作眼睛，自己摸索到海邊，撒網捕魚，養家活口，如斯二十年。

這個人說起話來是個大嗓門。他的大嗓門，使我很安心，起碼不必小心翼翼的提防話裡傷到他什麼。當他大聲的告訴我，他怎樣去抓明眼漁夫都抓不到的一些比較名貴的魚，並且說要表演給我看，語氣裡充滿了自信。這時候，我幾乎忘了眼前這人是個瞎子。

當談到有那不懷好意的人，故意弄壞他的漁網，「不要緊啦！網破了，還可以補好。」說時，嘴角還帶著微微的笑容。

有人自恃眼明兼手快，搶走他的魚，「不要緊啦！我還可以抓更多更好的魚。」依樣的大嗓門，聽不出怨懟的意思。

他就是這樣，凡事都說「不要緊啦！」「不要緊」可以寬宥別人，「不要緊」也可以安慰自己。同時，他也堅信「天公疼憨人」這句臺灣俗諺。也許就是「不要緊」哲學，加上對老天爺的信賴，二十年來，他的生存條件比一般常人差太多了，卻一樣的活得自信而樂觀。

初次見到他，不免會想，上帝在造這個人的時候，一定心情不好，才會做出這麼一張粗製濫造的臉孔：深凹的眼眶裡，壓根兒沒有眼珠子，上眼瞼和下眼瞼闔碰在一塊，卻又翻露出一線血紅的肉膜，鼻樑塌陷，上唇有些兔唇，加上左頰上一道深深的疤痕，這整張臉綜合起來，實在悚目驚心。然而越和他說話，越覺得他真是美，一股由內裡發出來的美，和小漁村清朗湛藍的美麗天空一樣，讓人感覺愉悅而歡喜。

二十八、藍蝴蝶

林清玄

在一個狹長的山谷裡，住了一群白蝴蝶，它們居住在溪水邊，吸食腐木的汁液維生。

有一隻毛毛蟲，每天看著藍天，還有藍天下飛過的多采多姿的蝴蝶，它心裡總是想著：「為什麼我不能變成一隻藍蝴蝶呢？為什麼我不能像多采多姿的蝴蝶一樣，以採花維生呢？」

於是，吃著樹葉的空檔，別的毛毛蟲都睡了，這隻毛毛蟲就獨自冥想，想著自己生出美麗的藍翅膀，在藍天下飛來飛去，分不清自己是飛在藍天，或者是藍天印在自己的翼上。

每天每天，毛毛蟲都這樣深深的冥想。

奇怪的事終於發生了，當所有的毛毛蟲都長出白翅膀時，那隻毛毛蟲卻長出一對藍翅膀，藍得像藍天一般。

別的蝴蝶一誕生，就飛下土地，吸食腐木的汁液。只有藍蝴蝶一飛沖天，在藍天下飛舞，從一朵花舞過另一朵花，它心裡想著：「百花是如此的美味，為什麼白蝴蝶都不知道呢？在天空下飛舞是這麼快樂，為什麼白蝴蝶都不願意飛舞呢？」

藍蝴蝶一邊快樂的飛舞，一邊冥想，希望自己的子子孫孫都能化成藍蝴蝶，都能飛舞在藍天中，吸吮百花的芬芳。

那些聚居在山谷底部的白蝴蝶偶然抬頭，看見和自己長得很像的藍蝴蝶，在空中轉來轉去，都以為自己在做夢，把藍天夢成了翅膀。

許許多多年之後，在那狹長的山谷裡住了一群白蝴蝶和一群藍蝴蝶。白蝴蝶一出生，便飛到地上，吸食樹木的汁液。藍蝴蝶一出生，便飛上空中，在藍天飛舞，吸食百花的芬芳，它們藍之又藍，藍得比它們的祖先——第一隻藍蝴蝶——還要藍；它們自由自在，比第一隻藍蝴蝶飛得更高更遠。

二十九、雨花石

馮菊枝

故事是在滴翠峽，在長江支流大寧河的另一段河床上。被兜售的仍然是雨花石。只不過換了另一個村莊、另一批孩子。

河水在這一段實在是太急了。岸上的船夫拉纜，船上的船夫撐篙，即使這樣的努力，小船仍然前進不得，於是我們只好下船上岸步行。

那些住在兩岸的孩子早就在岸上等著我們。當我彎腰在水邊撿起第一顆小石子時，那小男孩就走過來了。

「妳也喜歡雨花石呀？」他搭訕的問。我喜歡他溫和的語氣，笑著對他點點頭。他靦腆的笑著，也對我點點頭。我發現他有一張清秀的臉，和一對聰明而善良的眼睛，我把撿到的小石子給他看。

「嗯！還不錯。」他老到的說，那神情幾乎不像十歲的小男孩。

他陪我走了一段路，我們各自彎腰撿起自己中意的小石子。我撿了又丟，丟了又撿。他看在眼裡，靠了過來，向我展示他手上的收穫，說那是雨花石，一顆一元，問我要不要買。我笑著搖搖頭，我看過真正漂亮的雨花石，明白這河床上的其實只是帶有斑點的普通小石子，但我不忍說破他。

又走了一段路，想想如果他是我的孩子，我不是也該疼他嗎？我掏出一條口香糖給他，他如獲至寶，趕忙把他手裡的雨花石給了我，說：「送你的，作紀念吧！不要錢的。」

我吃驚了，這孩子。我心疼的看著他清秀的臉，他誠摯的眼睛裡滿是真情。我收下了他一顆小石子，忍不住又給了他五元。

看他高興得又笑又跳的飛奔而去，我輕輕的把那顆雨花石放回河床上的石堆裡。

有人問：世界上什麼東西氣力最大？回答紛紜得很，有的說「象」，有的說「獅子」，有人開玩笑似的說：是「金剛」。金剛有多少氣力？當然大家全不知道。

結果，這一切答案完全不對，世界上氣力最大的，是植物的種子。一粒種子所可以顯現出來的力，簡直是超越一切的。

人的頭蓋骨結合得非常致密，堅固，生物學家和解剖學家用盡了一切的方法，要把它完整地分開來，都沒有成功。後來忽然有人發明了一個方法，就是把一些植物的種子放在要剖析的頭蓋骨裡，給與溫度和濕度，使種子發芽。一發芽，這些種子便以可怕的力量，將一切機械力所不能分開的骨骼，完整地分開了。植物種子力量之大如此。

這也許特殊了點，常人不容易理解。那麼，你見過被壓在瓦礫和石塊下面的一棵小草的生長嗎？它為著嚮往陽光，為著達成它的生之意志，不管上面的石塊如何重，石塊與石塊之間如何狹，它總要曲曲折折地，但是頑強不屈地透到地面上來。它的根往土裡鑽，它的芽往地面挺，這是一種不可抗的力，阻止它的石塊結果也被它掀翻。一粒種子力量之大如此。

沒有一個人將小草叫做大力士，但是它的力量之大，的確世界無比。這種力是一般人看不見的生命力。只要有生命存在，這種力就要顯現，上面的石塊絲毫不足以阻擋它，因為這是一種「長期抗戰」的力，有彈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韌性，不達目的不止的力。

如果不落在肥土中而落在瓦礫中，有生命力的種子絕不會悲觀，嘆氣，它相信有了阻力才有磨煉。生命開始的一瞬間就帶著鬥志而來的草才是堅韌的草，也只有這種草，才可以傲然對那些玻璃棚中養育著的盆花嗤笑。